

論鄭成功北伐以後的兵鎮

石萬壽

從永曆十三年七月（西元一六五九年，清順治十六年）鄭成功親征南京失利以後，到永曆三十七年六月（西元一六八三年，清康熙二十三年）馮錫範挾幼主克塽投降清朝爲止，前後共二十五年。在這段期間中，鄭氏無論在領導人物，或活動的範圍，均與北伐以前有顯著的差異（註1）。客觀環境的變化既大，兵鎮的建置也隨之作急劇的轉變。茲將北伐以後，明鄭兵鎮變化的原因和狀況，分鄭經西征前和西征後兩部份論述之。

一

南京的失敗，對鄭成功來說，可說是起兵以來最大的挫折，從征的將士，陣亡和被俘不屈而成仁者，爲數甚多。即以隨征的四提督和親軍四鎮統領來說，成仁者即有中提督甘輝，後提督萬禮，左武衛林勝和左虎衛陳魁等四員大將。從征實錄永曆十三年七月：

二十四日，藩師至鎮江，官兵有絲路逃回，有被左衝（鎮）截回者。惟查不見大將甘輝、萬禮、林勝、陳魁、張英、藍衍，副將魏標、朴世用、洪復，並戶官潘庚鍾、儀衛吳賜等回。

其餘諸鎮官兵成仁者，亦復不少。永曆十四年五月，鄭成功大敗清將達素於金門海上，粉碎了清兵乘機襲取金廈的陰謀，但水師右軍閩安侯周瑞、協理五軍戎務陳堯策等官兵，却因之殉國。從征實錄永曆十四年五月：

初十早辰時，忠靖伯一船官兵與之死敵，矢石如雨，閩安侯□□（墜海）而死，陳堯策傳令至船中，亦戰死。海上見聞錄永曆十四年五月：

（金門海戰）數日後，屍浮海岸，長髮者十二三，短髮者十七八。

加上其他小戰役的損失，使得金門海戰勝利以後，明鄭的兵力，已不如北伐以前之盛了。

金門海戰以後，鄭成功鑑於數次大戰之後，急需整補，而臺灣漢民又飽受荷蘭的欺壓，等待拯救，遂衡察時勢，決心收復臺灣，作爲反清復明的根據地。但諸將憚於臺灣海峽的險惡，多有難色。從征實錄永曆十五年正月：

藩集諸將密議曰：「……前年何廷斌所進臺灣一圖，田園萬頃，沃野千里，餉稅數十萬，造船利器，吾民鱗集，所優爲者。近爲紅夷占據，城中夷夥不上千人，攻之可垂手得者。我欲平克臺灣，以爲根本之地，安頓將領家眷，然後東征西討，無內顧之憂，並可生聚教訓也。」時衆俱不敢違，然頗有難色，……三月初十日，藩駕駐料羅候順風□□（起程），□□□（衆將士）多以過洋爲難，思逃者多。

光復臺灣以後，鄭成功爲開墾草蕪，鞏固反清復明基地，命令諸鎮搬眷到臺灣居住。然而部份留守金廈的將領安於現狀，不樂東遷，又憚於鄭成功用法嚴峻，果於誅殺，常乘機變節降清。這種情形，在攻臺灣期間，即有銅山守將萬義、萬祿的叛逃歸清。從征實錄永曆十五年：

六月十六日，宣毅左鎮萬義、右衝鎮萬祿據銅山所，□叛逃歸清。

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（以下略稱清聖祖實錄）卷三順治十八年（永曆十五年）閏七月：

癸未，安南將軍內大臣達素疏奏：「據海澄公黃梧招撫鄭芝龍屬下……都督萬義、萬祿等，……率……官一百八員，官四千四百名，兵民家口萬餘，渡海來歸。」

收復臺灣以後，嚴令金廈諸將搬眷，於是金廈守將鄭泰、洪旭、黃廷等公然拒命。海上見聞錄：

永曆十五年十二月，守臺灣城夷長揆一等乞以城歸賜姓，而搬其輕重貨物下船，率餘夷五百餘人駕甲板船遠去，賜姓遂有臺灣，改名東寧。時以各社土田分給水陸諸提鎮，而令各搬其家眷至東寧居住，令兵丁俱各屯墾。初至，水土不服，疫癘大作，病者十之七八，死者甚多，加以用法嚴峻，果於誅殺。……十六年正月，賜姓嚴諭搬眷。鄭泰、洪旭、黃廷等皆不欲行，於是不發一船至臺灣，而差船來弔監紀洪初闢等十人分管番社，皆留住不往，島上信息隔絕。

而南澳守將忠勇侯陳豹，又因讒被迫變節。海紀輯要永曆十六年三月：

豹，精悍雄壯，守南澳近二十年，許龍、蘇利等不敢犯，畏之如虎，但性傲，人多忌之。至是，為飛語所中，賜性命（周）全斌攻之。豹倉卒不敢自明，又不敢迎戰，乃舉家入粵投誠，清封慕化伯。

清聖祖實錄卷八康熙二年（永曆十七年）二月：

戊午，授投誠……陳豹為慕化伯。

加上永曆皇帝遇難和鄭芝龍被殺的刺激，終使鄭成功於同年五月八日齋志而薨，由長子鄭經嗣位。

鄭經繼立後不久，以處理堂伯鄭泰問題的失當，失去了金、廈、銅山諸島，而鄭泰舊部及不願東遷的將領，如王秀奇、陳輝、楊富、何義、阮美、周全斌、黃廷等相繼變節降清。閩海紀要永曆十七年：

自鄭鳴駿（泰之弟）投誠，鎮營多叛。左武衛楊富、左虎衛何義、忠靖伯陳輝、參軍蔡鳴雷等先後來降。

清聖祖實錄卷十康熙二年（永曆十七年）：

九月辛未，靖南王耿繼茂疏報：「……慶都伯王秀奇投誠。」下部知之。福建總督李率泰疏報：「……忠靖伯陳輝率文武官一百三十三員、兵一千六百名、家口八百餘名投誠。」……十月丁酉，福建總督李率泰疏報：「……副統領何義，……總兵魏明等率眾來歸。」……十一月乙亥，靖南王耿繼茂疏報：「……左都督楊富統率……都督僉事陳宗等文武官二百三員，兵丁三千二百五十五名，並戰艦、盔甲、器械等物投誠。」……浙江總督趙廷臣疏報：「……靖波將軍阮美率弁兵家口共三千六十六員名投誠。」

海上見聞錄卷二永曆十八年：

正月，周全斌率眾投誠，入京封伯。洪旭以杜輝守南澳，輝亦掠其輜重投誠。……三月，洪旭以二十舟候黃廷同行，而廷部下將士多不願行，遂率眾投誠。

清聖祖實錄卷十一康熙二年（永曆十八年）夏四月癸丑：

忠明伯周全斌率左右都督以下楊泮等投誠。

同書卷十二康熙二年五月丙寅：

永安侯黃廷、都督余寬等率……官兵並家屬人等三萬二千四百餘名出降。

此一連串的失利，以及兵員的一時無法補充，逼使鄭成功、鄭經父子不得不調整他的兵鎮組織了。

鄭氏父子調整兵鎮組織的原則，為精簡軍隊單位，提高戰鬥能力，以彌補軍力的不足。其方法有二，一為裁撤統轄數鎮的提督和軍系統，一為擴充親軍系統兵鎮，今先論前者。

明鄭的提督，原有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後五個單位。北伐時，除前提督黃廷留守金廈外，餘四提督都從征南京。南京失利時，中提督甘輝、後提督萬禮殉國，左、右兩提督所部損失慘重，補充不易，而其他兵鎮的損傷亦復不輕。鄭成功遂從永曆十四年二月開始，逐次將四提督殘存官兵改編入其他兵鎮。從征實錄永曆十四年二月：

初二日，陞中提督右鎮李昂為義武鎮。初四日，陞左提督左鎮胡西為遊兵鎮，改名胡靖。十八日，陞右提督左鎮陳瑞為英兵鎮，謝任為左營；陞正領兵陳璋為□（殿）兵鎮，林却為左營，改名明祚。二十六日，陞後提督右鎮顏望忠為智武鎮，何祐為左營。……改左提督翁天祐照舊總理監營事，官兵船器，交與左鎮胡靖，任遊兵鎮事。赦姚國泰罪，撥為右提督（右）協理，黑雲祥為左協理。右提督馬信及左右協理姚國泰、黑雲祥所統率的騎兵部隊，也於同年四月初三日，改為親軍驍騎鎮。從征實錄永曆十四年四月：

初三日，改右提督馬信為提督親軍驍騎鎮。至於僅存的前提督黃廷，於鄭經嗣位時已改任水師提督。壬寅（永曆十六）年五月初八日鄭成功歿後鄭錦（經）管偽文官偽鎮及文武閑員冊底（以下略稱冊底）：

水師提督永安伯黃廷。

陸師已無提督的單位了。等到永曆十八年三月黃廷降清後，遂告廢棄，於是提督系統全部裁撤。

水師的軍，原有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後五個單位，中軍張英於永曆十年十月升任總制五軍戎政，隨即兼制水師前軍。從征實錄永曆十年十月：

委五軍中軍張英總督五軍戎政，兼管水師前軍事。

阮美管水師前鎮事。及南京之戰，張英陣亡後，未見復置中軍的記載，左軍帥輔明侯林察於金門海戰之前，受任總督水師。從征實錄永曆十四年四月：

委輔明侯為總督水師。

臺灣外紀卷五永曆十四年四月：

以輔明侯林察為水師提督。

戰後即不見蹤影，左軍之名亦未復見於史料，可能在此以後不久裁撤。右軍帥原為周瑞，永曆九年五月被奪職，由戶官洪旭繼任。十一年十月洪旭為兵官，此職未補人，至金門海戰之前，才由周瑞復職，為水軍先鋒。從征實錄永曆十四年四月：

初九日，水師忠靖伯陳輝保原水師右軍閩安侯革職載罪周瑞為水師同職，願領頭登衝鋒殺虜，許之。

及周瑞殉難後，此軍又不見蹤跡。水師前軍，北伐時由張英兼管，南京之戰，張英陣亡，此後此職廢置情形，史無記錄，不過在鄭成功歿後不久，已由周全斌以五軍戎務都督兼管此軍。冊底：

督理五軍戎務兼管前軍事總兵官左都督周全斌。

水師後軍由魯王故將平夷侯周鶴芝掌管，江南之戰時，從征南京。臺灣外紀卷四永曆十三年七月：

二十四日，功至鎮江，……馬信、陳堯策、王秀奇、林習山、周鶴芝、張名振、周瑞……等陸續俱回。

此後見於諸史料者，只有永曆十七年八月鶴芝之子周家政率兵丁家口投清一事。清聖祖實錄卷九康熙二年（永曆十七年）八月二十日：

浙江巡撫朱昌祚疏報：「……侯周崔（鶴）芝乃鄭……腹心，其子周家政棄逆效順，齎送偽印關防，同其弟及……將領、兵丁、百姓、男婦齊進溫州黃華關，隨就近安插。」下部知之。

此軍可能因周家政的降清而解散。至此，水師五軍只剩下周全斌兼管的前軍一軍而已，等到周全斌去職，前軍亦告廢棄，於是水師五軍也全部遭受裁撤的命運了。

鄭成功、鄭經父子裁撤提督、軍的目的，在於補充其他兵鎮的兵力，但以損失過多，一時仍無法恢復北伐前的盛況。在鄭成功死後不久，明鄭非親軍系統的兵鎮，只剩下五鎮系統五鎮、衝鋒系統五鎮、援勦系統四鎮、宣毅系統三鎮、五兵系統五鎮和五當系統的信武一鎮，而共二十三鎮而已。册底：

先鋒左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黃應

統領署先鋒右鎮總兵（官）都督同知陳澤

統領署前鋒左鎮總兵官都督同知陳廣

前鋒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陳瑞

統領中權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顏望忠

統領中衝鋒鎮總兵官都督同知蕭拱辰

左衝鋒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蔡晏

右衝鋒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李昂

前衝鋒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翁陸

後衝鋒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洪羽

統領宣毅左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杜輝

宣毅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湯貴

宣毅後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杜斌

援勦左鎮總兵官都督同知康熊

援勦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林順

署援勦後鎮署總兵官都督僉事裴德

署殿兵鎮署總兵官都督僉事萬宏

署遊兵鎮署總兵官都督僉事張華

正兵鎮總兵官都督僉事陳昇

英兵鎮總兵官都督僉事林明

奇兵鎮總兵官都督僉事顏進

信武鎮署總兵官都督僉事何正

冊底未載的兵鎮，尚有援勦前鎮戴捷一鎮。從征實錄永曆八年三月：

逮援勦前鎮黃大振。振，□□人也，作爲不軌，假義劫掠詔使。藩巡歷至是，知之，遣中提督甘輝逮繫治罪。□（委）副將戴捷管理援勦前鎮事。

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四六一頁「鄭成功存亡亦未可知」殘件：

近據各汛報稱，有……：提督黃廷等領兵數千留守廈門，尚有多賊多佈各汛港口。涪州則有……：（援勦）前鎮戴捷。清內務府藏康熙初年墨繪臺灣軍事防備地圖（以下略稱地圖。註2）：

援勦前鎮戴捷（在赤山屯兵處）。

以上二十三個兵鎮，雖不及北伐前兵鎮的數目，但所缺少的只是五行系統的全部和五常系統的四個鎮營而已。至於主力所在的五鎮、衝鋒、援勦、宣毅四系統諸兵鎮，僅缺少援勦中鎮、宣毅前，中三鎮而已。

在兵鎮減少之際，鄭氏父子爲彌補軍隊數量的損失，將部份兵鎮改變訓練方式，編入親軍，以增加戰鬥力量。這種方法，鄭成功時代已經開始實施，永曆十四年四月，首先將右提督馬信所統率的騎兵部隊，改爲親軍驍騎鎮，馬信病歿後，分爲驍騎左右鎮，由馬信屬將姚國泰、劉國軒分別統領。海上見聞錄永曆十六年五月：

初八日，國姓招討大將軍殂於東寧，年三十有九。……未幾，馬信、黃安皆病故。

冊底：

親軍驍騎左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姚國泰

親軍驍騎右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劉國軒

鄭經嗣立後，陸續將非親軍的火炮部隊，即神機、神威二鎮改入親軍。冊底：

親軍神機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楊祥

親軍神威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黃應

此外也成立了若干新的兵鎮，在鄭經入臺平鄭世襲之亂以前，仿明代侍衛上直親軍之制成立侍衛鎮。明史稿志六十六兵二侍衛上直親軍：

侍衛上直親軍……其職掌：直駕、侍衛、巡察、捕緝。

閩海紀要永曆十六年六月：

成功之弟世襲護理大將軍印，以經得罪於父，陰謀自立，蔡政抗聲，折以大義；乃奉成功所遺冠袍赴廈門，請經發喪嗣位，文移稱「嗣封世子」。以周全斌爲五軍都督，陳永華爲諮議參軍，馮錫範（澄世之子）爲侍衛。

入臺平亂以後，又仿崇禎時代的勇衛營舊制，成立勇衛鎮。廣陽雜誌卷一明軍制：

崇禎間，外有龍驤左、龍驤右、武驤左、武驤右四衛爲天子禁旅，名勇衛營。

閩海紀要永曆十六年十一月：

鄭經以左虎衛黃安爲勇衛。

此二鎮在鄭經時代的地位，高於左右武衛、虎衛，爲最重要的兩個兵鎮。冊底：

統領親軍勇衛掛征勳將軍印總兵官左都督黃安。

親軍侍衛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馮錫範

至於原有的左武衛、右武衛、左虎衛、右虎衛四鎮，不管鎮將變易與否，其體制仍繼續維持。冊底：

親軍武衛左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何義

親軍武衛右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楊富

親軍虎衛左鎮總兵官都督同知蕭泗

親軍虎衛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張盛

連同新成立的親軍諸鎮，共有十鎮。鎮將的官階例爲都督同知，爲明制武官之從一品，亦有高至左都督，即明制武官正一品。

此外，還有護衛、親隨二鎮，雖無親軍之名，却有親軍之實。護衛鎮，本來是鄭成功攻臺灣期間，收編荷蘭人的奴隸——黑奴，所組成的步槍部隊。C、E、S著，周學普譯的被遺誤之臺灣卷下：

他也有兩隊黑人兵，其中有許多以前做過荷蘭人的奴隸，練習過用槍的方法，這些有色兵都有步槍，在臺灣圍攻中是一種不可輕侮的軍隊。

Ludwig Riesser著，周學普譯的臺灣島史第九章國姓爺 (Koxinga) 進佔臺灣：

至於槍兵，則國姓爺只有兩隊中隊的黑人軍，大部分曾經爲荷蘭人服務，都學過用小獵槍的，所以荷蘭人要在臺灣對付的敵軍，是一支武裝完善的軍隊。

攻佔臺灣以後，即以這二中隊的黑人步槍兵爲基礎，加選諸鎮將官之子入隊練習步槍，仿明末舊制，擴大成立護衛鎮。廣陽雜記卷一明軍制：

崇禎間，……選京衛幼官應襲舍人六千爲護衛。冊底：

護衛鎮總兵官都督僉事魏騰。

以作爲私人衛隊及私邸僕役，這種情形到明鄭滅亡時，仍然存在，所以永曆十八年安平鎮的衛隊，僅有護衛一鎮而已，黑人也服役於鄭氏私邸。地圖安平鎮：

此城有三層，砲堅固。(原)臺灣，改名安平鎮。……世子鄭經在內。……護衛鎮魏騰、黃連，並管烏鬼。(以上在城內)

臺灣外記卷九永曆三十五年正月：

克壑既死，(鄭)聰即命烏鬼將屍屍拖於旁院。……夫人陳氏……從容投縊。

郁永河鄭氏逸事陳烈婦傳：

會經疾遽亡，未立後，家人方治含殮。經母董氏出坐幃中，傳集各官，聽讀遺命，立新主，遂巡未舉，經諸弟白董氏先收監國印，董氏命太監往取印，欽舍不與。……董氏命置傍室中，不令出，經諸弟又遣烏鬼往縊之；烏鬼畏不敢前，欽舍知不能生，遂自縊死。

清聖祖實錄卷一一五康熙二十三年：

五月癸未(十八日)，臺灣總兵官楊文魁陸辭。上諭曰：「臺灣遠在海隅，新經底定。將弁立功者頗多，俱未簡用；因爾係舊人，可以委

任，故特簡爲總兵官。彼處新附兵丁，以及土人、黑人，種類不一，向來未沾教化，不知禮義。」

另一親隨鎮，顧名思義，即知道爲鄭氏的侍從部隊，不過此鎮僅見於冊底一處而已。冊底：

親隨鎮總兵官都督僉事許貞（投誠）
可能因許貞的投降，遂告廢除。

由以上所論可知，明鄭在鄭成功死後不久時，所屬的兵鎮，以數量論，雖不如北伐以前；但以戰鬥力論，則因親軍的增加及武器的改良，與北伐以前仍不相上下。及永曆十八年鄭經駐守東寧，全心全力於臺灣的開墾時，除留護衛鎮屯駐安平鎮內，左、右先鋒駐札於安平城外，勇衛、侍衛、左武衛、左虎衛、右虎衛五鎮守承天府，殿兵鎮、禮武營汛防柴頭港，英兵鎮、智武營汛防二贊行，左右武衛汛防大目降，爲承天府東北東三路屏障外，餘鎮均分鎮各地屯田。地圖：

承天府四周：侍衛馮二舍、勇衛黃安、左武衛林鳳、左虎衛裴德、右虎衛林鳳。

安平城內：護衛鎮魏騰、黃連。

安平城外：左先鋒黃應、右先鋒陳澤。

柴頭港民社：英兵鎮陳勇、智武營顏夢忠。

大目降民社：左右武衛。

二贊行：殿兵鎮張榮、禮武營洪德。

赤山屯兵處：援勦前鎮戴捷、前衝鎮翁陸、右衝鎮李卯。

觀音山屯兵處：左衝鎮林申、仁武營林、義武營陳。

梅港尾：左右虎衛。

淡水：各鎮兵營。

還有守澎湖的兵鎮。是時，鄭經志在生聚教訓，因之，軍事的配置，僅求自保而已。

三

永曆十八年鄭經退守臺灣以後，分派兵鎮到各地墾荒，以充實軍糧民食，仍未忘記教習武藝、弓矢、陣法、添置兵船、武器，以爲渡海西征，光復河山的準備。臺灣外記卷六永曆二十年七月：

忠振伯洪旭（字念蓋）曰：「……：文事武備、兩者不可缺一，慎勿以天塹足恃，遂爾偷安忘戰！况琅素抱韜略，必懷怨恨，加之周全斌兩次過臺，水路地方諳熟，必能自請東征。當勤訓練操演，一旦有警，便可禦敵。」經曰：「念蓋言出金石，自當銘佩！」隨通行各鎮營：「凡農隙時，務教習武藝弓矢，春秋操演陣法。」旭曰：「地方已定，船隻第一緊要。况東來已有數載，諸煩船、戰艦悉將朽爛，速當修葺堅牢，以備不虞。」經是之，即檄南北路各鎮，著屯兵入深山窮谷中，採辦桅舵含檀，令匠補葺修造。旭又別遣商船前往各港，多價購船料，載到臺灣，興造洋艘、鳥船、裝白糖、鹿皮等物，上通日本，製造銅煩、倭刀、盔甲，並鑄永曆錢；下販暹羅、交趾、東京各處以當國，從此臺灣日盛，田疇市肆不讓內地。

但當時因為清廷厲行海禁政策，臺灣平民人數不多，尚不足負擔全部的生產事業，必須留下一部份兵鎮，以補充勞力的不足（註3），可隨時整裝作戰的兵鎮，不過十餘鎮而已。因之，永曆二十八年三藩亂起，鄭經西征時，所能調動的兵鎮，總人數還不到一萬人。鄭亦鄒鄭成功傳康熙十三年（永曆二十八年）五月：

經以陳永華為留守總制，率侍衛馮錫範、兵官陳繩武、吏官洪磊等奉永曆二十八年正朔渡海而西。……船不滿百，軍不滿萬。由此可見直接從事生產事業的兵鎮，其數量之多了。

鄭經抵廈門之後，隨即秘密派人至漳、泉等處募兵，開設戎旗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等五個兵鎮。臺灣外記卷七永曆二十八年四月：

經大怒，令侍衛馮錫範（範，以下同）督右武衛劉國軒、左虎衛何祐、戎旗一鎮林陞、戎旗二鎮施陞等攻同安。

同卷永曆二十八年六月：

經……命左先鋒鎮盪鹵（虜）將軍張學堯為帥，督……戎旗四鎮馬成龍、戎旗五鎮高明等，從同安陸路進，會師泉州。經統……戎旗一鎮許耀、戎旗二鎮林陞、戎旗三鎮林定並六官等，從大擔，由泉州港而入。

並派兵進攻海澄、同安，到二十八年底時，泉州、漳州、潮州三府相繼歸降，所得的官兵甚多。這些來降官兵的處置，鄭經除配補左先鋒鎮、前鋒鎮外，也復置提督、五常、二十八宿等三系統的部份提督、鎮、營。海上見聞錄永曆二十八年：

四月，（海澄鎮總兵）趙得勝陰約降於世藩，不受耿令。世藩兵至同安，（化）尙蘭迎降，質張學堯家眷，學堯亦降。五月，世藩至思明州，以趙得勝為左提督、張學堯為左先鋒、化尙蘭為仁武鎮。

臺灣外記卷七永曆二十八年五月：

同（安）人施鳳亦帥舟師來降，經授鳳為亢宿鎮（鳳即施亥，後改名明良）。尋而施琅子施齊亦至，改姓王，名世澤，授女宿鎮。東南紀事卷十二鄭成功傳下永曆二十八年：

五月，鄭錦入思明，以鄭省英知州事。紱海澄、同安功，趙得勝為興明伯、張學克（堯）為蕩滌將軍、華尙蘭為神（仁）武鎮、楊威為尾宿營、施鳳亢宿營。

閩海紀略永曆二十八年六月：

迎世子藩入泉，以（王）藩錫為指揮使，暫理提督軍務。平和公黃芳度以漳州降，承制封德化公，……授前提督。海上見聞錄永曆二十八年七月：

平南王遣兵圍劉進忠於潮州，耿王不能援，進忠求救於海上。世藩遣金漢臣援之，以進忠為右提督。

臺灣外記卷六永曆二十八年十一月：

經以漳州黃芳度既降，潮州圍久，而漳浦劉炎從中截據不附。……即令侍衛馮錫範為帥、興明伯趙得勝副之，督左虎衛何祐、……奎宿鎮鄭國選、……等，由海澄進攻漳浦。……十八日，炎無奈，請降，經授炎前鋒鎮，掛蕩虜將軍印。

在永曆二十八年一年中，即以清降兵增設左、右、前三提督，左先鋒、前鋒二鎮，五常系統的仁武鎮，二十八宿系統的亢宿、尾宿、女宿、奎宿四鎮營，共有三提督七鎮營之多。

永曆二十九年，鄭經派兵南征潮州屬縣，西定漳州黃芳度之亂，略地漸廣，得兵也多，於是明鄭軍中又恢復了後提督，重見援勦系統的援勦

中鎮，五常系統的信武鎮，五行系統的火武、金武、土武、木武四鎮，二十八宿系統的氏宿、井宿、牛宿三鎮營等九個名號的鎮營。也新見新兵鎮系統之一，即揚威系統的揚威後鎮一鎮。臺灣外記卷七永曆二十九年五月：

(清兵)屯劄新墟。……(清將王)國棟以(明鄭右提督劉)進忠退兵之速，疑為漳州信急，兼恃兵將衆多，以騎卒為先鋒，步旅與鄉勇為左右援，遍野滿山齊進。豈期騎兵未到，左援步旅從問道山頂先出，與氏宿鎮萬燾陣相遇。火器齊發，燾少怯退下。

同卷永曆二十九年六月：
(黃芳)度遂雍髮據城。經……決意進勦。率侍衛馮錫范、……井宿鎮江仰望、援勦中鎮蔡文、金武鎮陳侃、……從萬松關而進。令興明伯左提督趙得勝督……土武鎮黃良驥、……等從石碼、古縣而進。又令安東將軍劉炎督……揚威後鎮陳福、木武鎮馮友魁、信武鎮張國傑、英兵鎮劉成良、牛宿鎮曾偉、火武鎮施廷等，從馬口、木綿而進、俱會師於漳城。

閩海紀要永曆二十九年十月：
初六日，芳度標將吳淑猷城降。……經封為平虜將軍後提督，(弟)潛為戎旗(二)鎮。

永曆三十年，鄭氏再得惠州、汀州、興化、邵武四府，清軍及耿精忠軍隊投降者更多。鄭氏對於這些降兵的安置，除填補原有諸鎮空缺外，並復置陸師提督、二十八宿二系統部份提督、水師數目鎮，新設陸師果毅、折衝、五義三系統兵鎮、水師樓船一系兵鎮，以便安插。臺灣外記卷七永曆三十年正月：

(劉)進忠既得碣石，分一旅，以吳三奇之三子振義鎮吳啓鎮，六奇之六子奮義鎮吳啓宮為前導。
海上見聞錄永曆三十年二月：

東莞守將張國勳亦降，以為後勁鎮。
閩海紀要永曆三十年五月：

時劉應麟為副將，守汀州。……降，報至，經以應麟為前提督，封奉明伯。
鄭成功傳康熙十五年(永曆三十年)九月：

王師入閩，精忠降。其守將馬成龍以興化納款於經，封殄虜伯、援勦左鎮；許耀入據之。
臺灣外記卷七永曆三十年九月：

經令左武衛薛進思督果毅後鎮吳祿、井宿鎮江仰望、女宿鎮毛興、奎宿鎮鄭國選、角宿鎮吳桂、斗宿鎮王一新、……等兵往汀州。……：精忠放平北將軍王進功回泉州治兵應援。進功至泉，往謁鄭經，經表封進功為匡明伯中提督。
同卷永曆三十年十月：

耿藩左都督曾養性接精忠檄，隨剃髮撤師，自溫、臺航海回閩。其部將朱天貴不肯從養性投誠，將舟師悉附守鎮定海奇兵鎮黃應與水師一鎮蕭琛等，引眾邀擊養性歸師，獲船數十號，報捷。經大喜，授天貴樓船左鎮。……鄭經得邵武捷，加(降將)楊德為平鹵(虜)將軍後勁鎮、邢羽為折衝中鎮。

新置復置的兵鎮，其名號，陸師有提督系統的中、前二督、二十八宿系統的角宿、斗宿二鎮營，果毅系統的果毅後鎮，折衝系統的折衝中鎮，五義系統的振義鎮、奮義鎮等二督六鎮，水師則新見水師一鎮、樓船系統的樓船左鎮等二鎮，是為鄭經西征的最高峰。

鄭經的西征，是利用三藩之亂的機會。永曆三十年九月，清軍攻占福州，耿精忠投降，鄭氏雖乘機收復興化、邵武二府。但北方屏障已失，攻守信感困難，加上用人失當，致同年十月許耀敗於烏龍江，十二月汀州守將薛進思棄城走，翌年正月何祐失興化，趙得勝戰死，二月泉、漳諸府皆失，鄭經退回廈門，新歸附的兵鎮，僅吳淑等數將歸廈門外，其餘非戰死，即叛離而去，所得的七府土地全部喪失。

永曆三十一年一年中，鄭經專事休養，與清軍相安無事，軍事的佈置也偏重於防禦性質，於是原已設置而未見諸文獻的兵鎮名號相繼出現。海上見聞錄永曆三十一年：

二月初九日，清兵至泉州，守將林定無備，城破；標將林孟、參宿營謝貴死之。……十九日，清兵至漳，世藩倉皇登舟，……至廈門，……角宿營吳桂整兵防守，衆賴以安。

臺灣外記卷七永曆三十一年二月：

桂，北人，歸鄭爲亢宿營，故守同安、思明，丁巳（三十一年）之役，桂獨斂兵完島，授建威中鎮，以姻親陳愷叛，引嫌辭首歸。其子箕宿營吳天祿。

閩海紀要永曆三十一年三月：

分水陸汛守，……水師四營陳陞、五營蔡冲瑯、七營石至、八營陳勝分佈蚶江、祥芝、崇武、鰓窟，晉、南、惠沿海悉隸之；一營蕭武守興化，水師二營章元勛分（佈）海壇、先陰，福清、長樂沿海悉隸之；樓船中鎮蕭琛駐定海一帶，危宿營陳起萬駐福寧一帶，……此北汛之碁佈也。……揚威前鎮陳昌、左鎮陳福分駐漳港，海澄等處地方悉隸之；……奇兵鎮黃應、英兵鎮李隆、殿兵鎮林奕、房宿營楊興分屯銅山，南澳、詔安、潮陽、揭陽地方悉隸之。

臺灣外記卷七永曆三十一年四月：

分水師一鎮蕭武往湄州，守興化地方，水師四鎮陳陞、水師五鎮蔡冲瑯、七鎮石玉、八鎮陳勝，分撥蚶江、祥芝、崇武、鰓窟，以隸晉、南、惠三縣沿海地方，水師二鎮江元勳、三鎮林瑞驥守海澄芝陰，凡福清、長樂濱海，聽其管轄；……樓船中鎮蕭琛守定海地方；危宿鎮陳起萬守福寧州地方；……樓船左鎮朱天貴、右鎮劉天福督師往浙江寧波、溫、台、舟山等處，……揚威前鎮陳昌、左鎮陳福分劄謝村、澄海地方；……昭義鎮楊德、……房宿鎮楊興分屯銅山、五都、詔安、南澳、潮州、淺山等處。

新見於史料的兵鎮名號，計有房宿、箕宿、危宿、參宿等四個二十八宿系統鎮營，揚威系統的左、前二鎮，建威系統的中鎮、五義系統的昭義鎮等八個陸師鎮營，以及水師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七、八等六鎮，樓船系統的右、中二鎮共八個水師鎮營。

從永曆三十二年二月開始，鄭經派中提督劉國軒、後提督吳淑率諸軍進攻漳、泉等地，到三十四年二月鄭經放棄金、厦，回歸東寧爲止，前後有二年的時間。在這段時間中，劉國軒、吳淑雖奮力攻戰，無奈外有清軍主力壓境，內有奸佞馮錫範亂政，致使吳淑成仁於版尾寨，劉國軒則被迫撤軍，盡棄前功。雖如此，在這兩年中，仍有建威左鎮等六個鎮營新見於諸史料上。閩海紀略永曆三十二年三月：

昂宿營張雄取平和。

臺灣外記卷八永曆三十三年二月：

水師五鎮蔡仲瑯分守惠安沿邊，以其老耄不能約束，經令虛宿鎮王傑統其衆，調仲瑯回厦，仲瑯駕小船入泉州投誠。……折衝左鎮呂翰率衆投誠，……軒偵知，遣英義鎮林彪率衆伏於同安界牌，截搶歸海。

楊捷平閩記卷四彙報偽鎮投誠啓：

樓船前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楊廷彩，當繳到偽劄一張、銅印一顆。
海上見聞錄永曆三十三年十一月：

吳淑守版尾寨，……：牆傾壓死，世藩痛哭，以淑次子天駟爲建威左鎮，統其兵。

即使退回臺灣以後，也相繼出現了果毅左鎮、右鎮、中鎮、建威後鎮、龍驤左鎮等五個新系統的兵鎮，以及二十八宿系統的壁宿一鎮。鄭成功傳康熙二十年（永曆三十五年）十月：

（姚）啓聖計招臺灣行人傳爲霖等，建威後鎮朱友發其事，爲霖等皆誅。

施琅靖海紀事卷下飛報大捷疏：

果毅中鎮楊德、……：壁宿鎮楊章、……：投降。

臺灣外記卷十永曆三十五年六月：

令龍驤左鎮莊用、……：等合線齊擊。……：守內壠、……：果毅右鎮左營林新、……：將軍澳果毅左鎮右營邱庸等，各豎降旗。

其他未見於史料的名號尚多，即以所見而論，鄭經復置及新建的兵鎮，可歸納爲以下幾類：

一、水師

1 數目系統兵鎮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七、八。

2 樓船系統兵鎮：左、右、前、中。

二、陸師

1 提督系統：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後。

2 親軍戎旗系統兵鎮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

3 果毅系統兵鎮：左、右、後、中。

4 建威系統兵鎮：左、後、中。

5 揚威系統兵鎮：左、前、後。

6 折衝系統兵鎮：左、中。

7 龍驤系統兵鎮：左。

8 五行系統鎮營：火武、木武、金武、土武。

9 五義系統鎮營：振義、奮義、昭義、英義。

10 二十八宿系統鎮營：角、亢、氏、房、尾、箕、斗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壁、奎、昴、參等十五宿。

以上共五提督五十二鎮營，以規模論，遠超過鄭成功最盛的時代，但實質上，無論組織、戰鬥力均不如北伐以前，兵鎮的名號亦多權宜之制，大多不是沿明代舊名。因之，三藩之亂結束，鄭經歸回東寧時，從歸的兵鎮，除原臺灣從征的兵鎮外，僅吳潛等寥寥數鎮而已。

鄭經回臺灣以後，縱情於聲色佚樂，不復以國事爲念，政權落入奸佞馮錫範之手，而元老宿舊陳永華、柯平、楊英等相繼去世，政治漸亂，

於是兵鎮的整頓工作，都沒辦法實施，致使兵鎮混亂如故。

永曆三十五年正月，鄭經薨，馮錫範縊殺鄭經長子監國克塽，主太子，即馮錫範之婿克塽爲主，國勢更不可爲。同年五月，克塽之叔明、智準備募兵成立左右武驥衛。臺灣外記卷九永曆三十五年五月：

鄭明、鄭智二人欲捐資募兵，請於錫範，范不允。復謀之國軒，軒曰：「公子有志，爲國捐資募兵，此誠盛舉！有何不可？軒當代爲轉請。」明、智謝之。軒啓克塽曰：「屢聞姚啓聖欲興兵東征，正臣下效命之日，何況至親骨肉。明、智招募，宜允其請。」塽從之，遂以明爲左武驥將軍，智爲右武驥將軍。但一旅未成，騷擾難堪，軒與范又啓塽止之。

但未成功。使得馮錫範更形跋扈，等到永曆三十七年六月的澎湖之戰，劉國軒失利以後，馮錫範遂乘機挾持克塽投降清朝。

四

由以上所論，明鄭北伐以後的兵鎮，在鄭成功時代及鄭經西征之前，軍隊損失雖多，但能按成規整編，維持各鎮的戰鬥力，加上軍隊訓練方法的改進，使得戰鬥能力，較北伐以前並不遜色太多。不過因爲實行屯兵政策關係，部份兵鎮不能隨時應召遠征，因之，鄭經西征時，隨征的將士還不到一萬人。

鄭經抵廈門後，借招募、納降等方法，復置五提督、水師數目、五行、二十八宿系統諸提鎮營，新置戎旗、樓船、果毅、建威、揚威、折衝、龍驤、五義等系統鎮營。這些新置復置的兵鎮，戰鬥力雖不弱，然而反清復明的意志則不如原有的兵鎮，等到鄭經重回臺灣，從歸者只有吳潛等數鎮營而已。東歸之後，鄭經縱情聲色，信任奸佞馮錫範，政治漸壞，使得急待整頓的兵鎮組織，更形敗壞。等到劉國軒失利於澎湖之後，馮錫範遂乘機挾持幼主克塽投降清朝，致使鄭成功辛苦經營的反清復明大業，不得不因之結束。

註譯

註1：本文爲明鄭軍事制度論叢的第三篇，第一篇「論明鄭的兵源」，載大陸雜誌第四十一卷第六期。第二篇「論鄭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鎮」，載幼獅學誌第十一卷第二期。請讀者參閱之。

註2：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影印此圖時，改題永曆十八年臺灣兵備圖，本人因之認爲此圖爲永曆十八年的軍備地圖。

註3：參閱曹永和：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，載臺灣經濟史初集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。